

《可汗的宝藏》英文版于2006年下半年上市，  
 居同年月12月《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

这再次证明，提及惊险小说，无人能与卡斯勒相提并论。

# 可汗



# 宝藏

一美·克萊夫·卡斯勒 德克·卡斯勒 著  
 KEHANDIBAOZANG  
 姚 缸等译



俄罗斯

伊尔库茨克

哈特嘎勒

乌列盖

● 乌里雅苏台

合勒敦山

青特山

波尔金的上都

布朗金寺

“幸福的贝蒂”航线

戈壁沙漠

● 上都

多伦

秦皇岛

北京

渤海

中国

内蒙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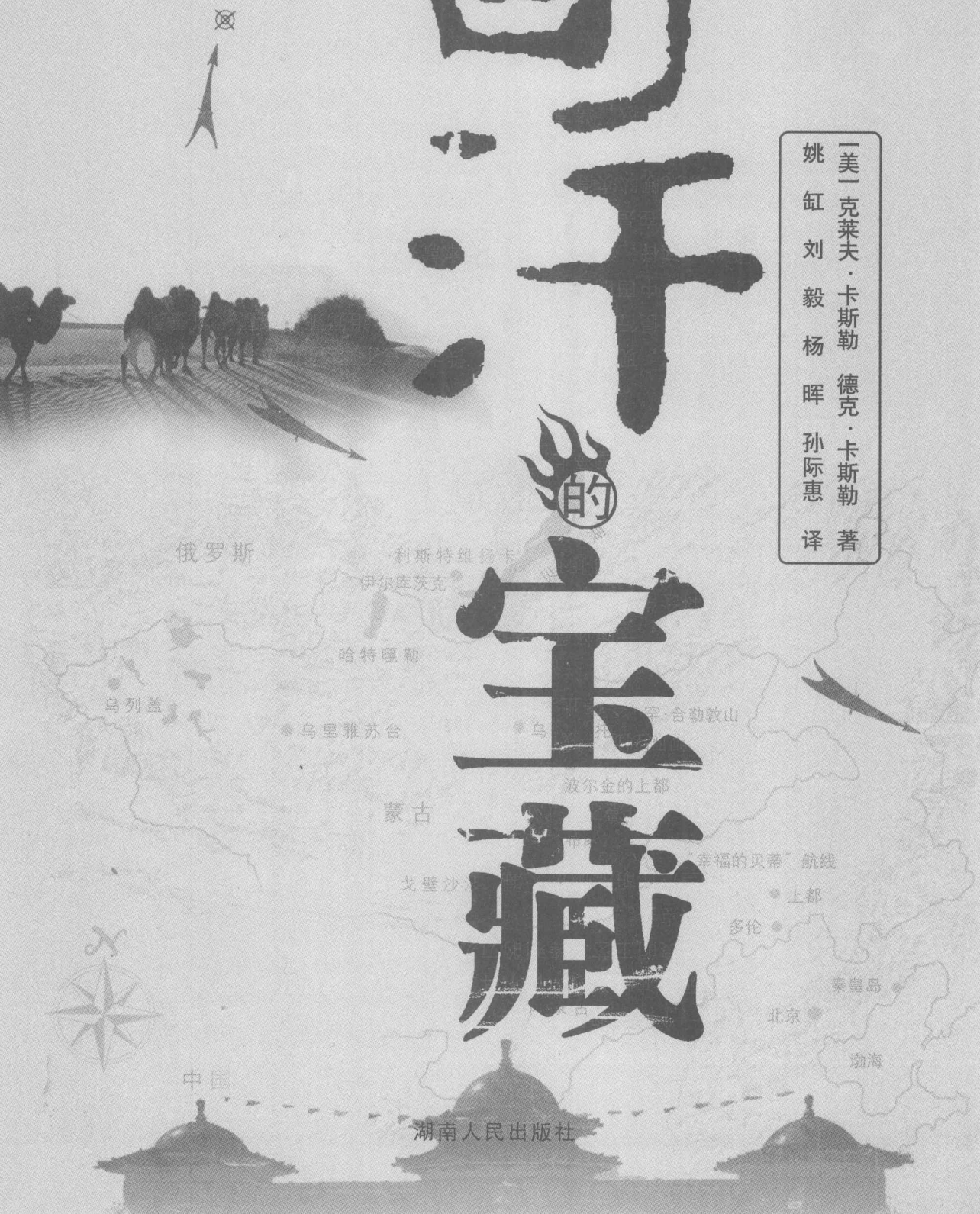
湖南人民出版社



# 河

〔美〕克萊夫·卡斯勒 德克·卡斯勒 著  
姚 缸 刘 毅 杨 晖 孙 际 惠 译

# 的 宝 藏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可汗的宝藏/(美)克莱夫·卡斯勒,(美)德克·卡斯勒著;  
姚缸、刘毅、杨晖、孙际惠译.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1  
ISBN 978-7-5438-5102-3

I. 可... II. ①卡...②卡...③姚...④刘...⑤杨...⑥孙...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8859 号

Copyright © 2006 by Sandecker, RLLLP

By arrangement with

Peter Lampack Agency, Inc.

551 Fifth Avenue, Suite 1613

New York, NY 10176—0187 USA.

责任编辑:李思远  
胡艳红  
装帧设计:杨 震

可汗的宝藏

[美]克莱夫·卡斯勒 德克·卡斯勒 著  
姚 缸 刘 毅 杨 晖 孙际惠 译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http://www.hnppp.com>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410005)

营销部电话:0731-2226732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东方速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200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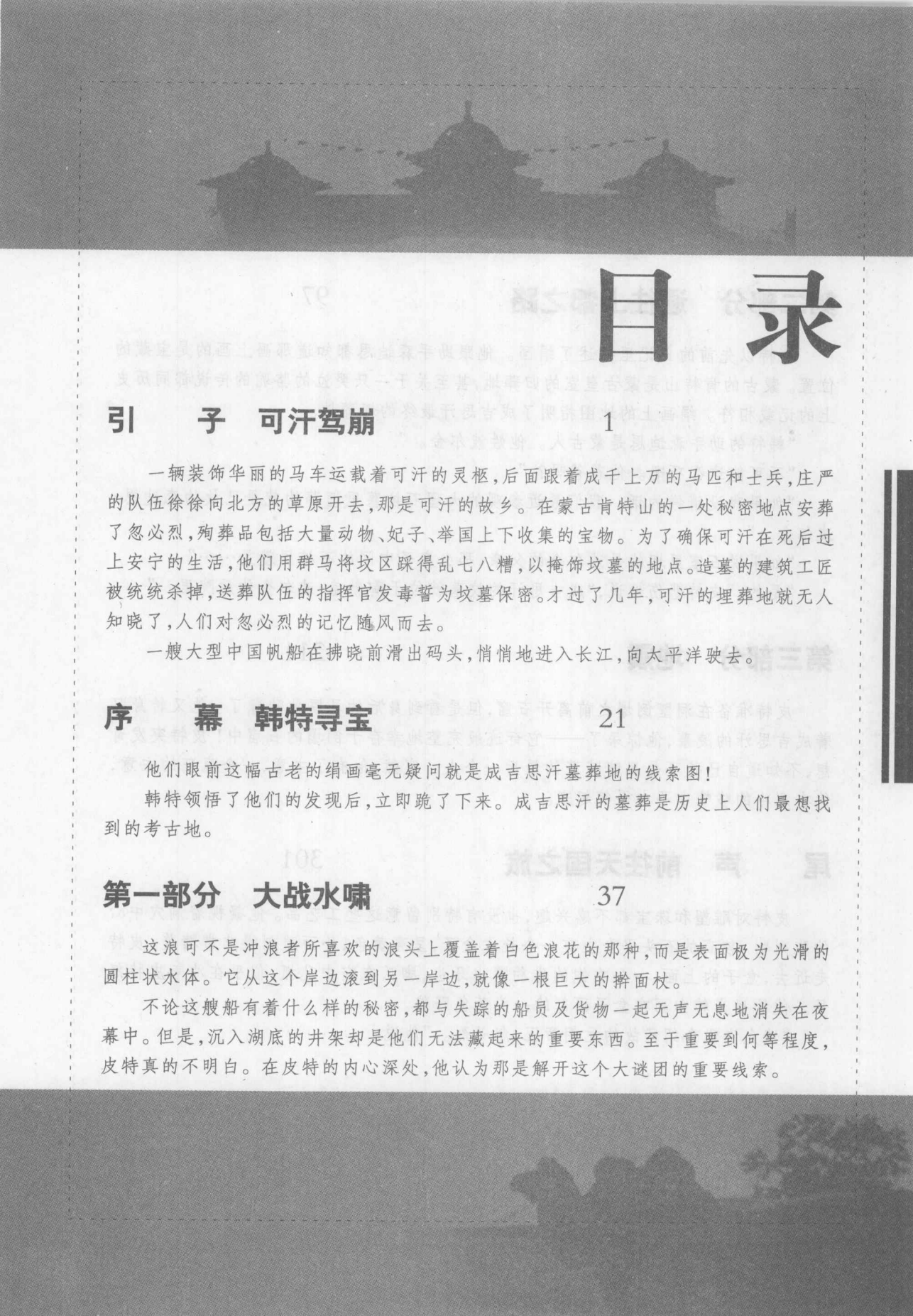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0

字数:333000 印数:1-8000

ISBN 978-7-5438-5102-3

定价:32.00 元





# 目录

## 引子 可汗驾崩

1

一辆装饰华丽的马车运载着可汗的灵柩,后面跟着成千上万的马匹和士兵,庄严的队伍徐徐向北方的草原开去,那是可汗的故乡。在蒙古肯特山的一处秘密地点安葬了忽必烈,殉葬品包括大量动物、妃子、举国上下收集的宝物。为了确保可汗在死后过上安宁的生活,他们用群马将坟区踩得乱七八糟,以掩饰坟墓的地点。造墓的建筑工匠被统统杀掉,送葬队伍的指挥官发毒誓为坟墓保密。才过了几年,可汗的埋葬地就无人知晓了,人们对忽必烈的记忆随风而去。

一艘大型中国帆船在拂晓前滑出码头,悄悄地进入长江,向太平洋驶去。

## 序幕 韩特寻宝

21

他们眼前这幅古老的绢画毫无疑问就是成吉思汗墓葬地的线索图!

韩特领悟了他们的发现后,立即跪了下来。成吉思汗的墓葬是历史上人们最想找到的考古地。

## 第一部分 大战水啸

37

这浪可不是冲浪者所喜欢的浪头上覆盖着白色浪花的那种,而是表面极为光滑的圆柱状水体。它从这个岸边滚到另一岸边,就像一根巨大的擀面杖。

不论这艘船有着什么样的秘密,都与失踪的船员及货物一起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夜幕中。但是,沉入湖底的井架却是他们无法藏起来的重要东西。至于重要到何等程度,皮特真的不明白。在皮特的内心深处,他认为那是解开这个大谜团的重要线索。



## 第二部分 通往上都之路

97

韩特以先前的日记里描述了绢画。他跟助手森迪恩都知道那画上画的是宝藏的位置。蒙古的肯特山是蒙古皇室的归葬地，甚至关于一只哭泣的骆驼的传说都同历史上的记载相符。绢画上的地图指明了成吉思汗最终的埋葬地。

“韩特的助手森迪恩是蒙古人。他姓波尔金。”

“不可能这么巧吧。他爸爸吗？”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们最近参观的大理石坟墓里埋葬的就是已故的森迪恩·波尔金。”

“如果说石室里埋的是波尔金的父亲，那么房子中间的石棺里就是……”

“是的，”皮特悲伤地说，“成吉思汗的坟墓就位于陶勒盖·波尔金的后院里。”

## 第三部分 地震

211

皮特准备在洞壁倒塌之前离开石窟，但是看到身后的马厩他犹豫了。他又转身盯着成吉思汗的陵墓，他惊呆了——它奇迹般完整地幸存于倒塌的石窟中！皮特突发奇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目睹陵墓的最后一个人。突然，他有了主意，一个疯狂的主意，他在寒冷的哆嗦中不由得笑起来。

## 尾声 前往天国之旅

301

皮特对雕塑和珠宝都不感兴趣，也没有特别留意这些工艺品。他凝视着洞穴中心的陈列物。较高的石头平台上有一个长木盒子，呈亮黄色，外面雕刻得非常精美。皮特走近去，盒子的上面，一个吃饱的猎豹露出牙齿，脚爪在空中乱抓，似乎在冲着皮特怒号。他的目光转向画在盒子顶部的一头蓝色野狼。

“请允许我介绍已故的元朝帝王，忽必烈。”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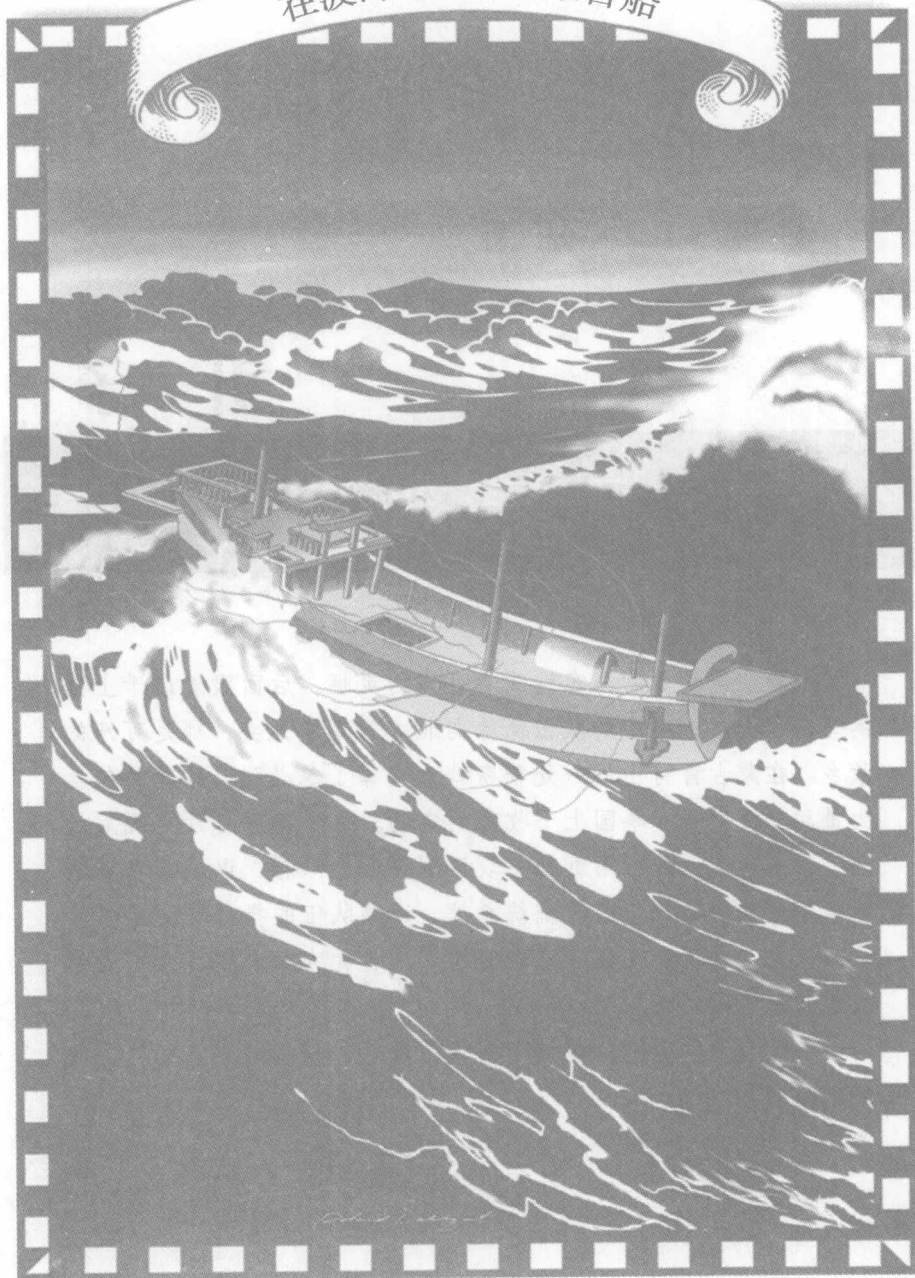
## 引子

# 可汗驾崩

一辆装饰华丽的马车运载着可汗的灵柩，后面跟着成千上万的马匹和士兵，庄严的队伍徐徐向北方的草原开去，那是可汗的故乡。在蒙古肯特山的一处秘密地点安葬了忽必烈，殉葬品包括大量动物、妃子、举国上下收集的宝物。为了确保可汗在死后过上安宁的生活，他们用群马将坟区踩得乱七八糟，以掩饰坟墓的地点。造墓的建筑工匠被统统杀掉，送葬队伍的指挥官发毒誓为坟墓保密。才过了几年，可汗的埋葬地就无人知晓了，人们对忽必烈的记忆随风而去。

一艘大型中国帆船在拂晓前滑出码头，悄悄地进入长江，向太平洋驶去。

在波涛中飘荡的蒙古船







公元1281年8月10日

——日本博多湾

桨划动海水的声响越来越大。铁木耳凝视着黑漆漆的前方，头偏向船栏。当声响近在咫尺时，他弯腰退回暗处，头压得很低。他心里暗吼着：尽管来吧，我们在等着！对这场期待已久的恶战，他显得信心十足。

船桨的哗哗声停止了。这时，船体剧烈地碰撞，发出一声低沉的撞击声。铁木耳意识到，来袭者的小船和自己的大船船尾贴在一起了。子夜，月牙又长又细，晶莹澄彻的天空使月光越显明亮，小船上洒满了朦胧的光亮。一个黑影跃上船尾的围栏，后面还跟着一群人。不一会儿，便有十几个人站在了甲板，铁木耳见状赶紧轻轻地蹲下来。强盗身着发亮的彩色绸袍，外面是皮革层叠的盔甲，走路时沙沙作响。但铁木耳最感兴趣的却是那如剃刀般锋利的武士刀，还有单刃决斗剑发出的闪闪亮光。

蒙古人已经设好了埋伏，安排了诱饵。一个军官转身对旁边的一个小男孩点了点头。那个小男孩立即敲响了紧抱在怀里的一口厚重的铜钟，霎时，金属的叮当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这伙强盗被突如其来的警报声吓呆了，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瞬间，藏在背后的约莫3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从暗处窜出来，挥舞着武器猛地扑向强盗，眼里充满着怒火。不一会儿，半数强盗一命归西，盔甲上扎满了矛枪。剩下的强盗舞剑还击，但很快就被人多势众的蒙古士兵制服。短短的时间内，强盗们要么倒地身亡，要么躺在甲板上垂死挣扎——只剩下一个负隅顽抗的武士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武士身穿绣花红绸袍，肥大的裤脚扎进熊皮靴子，看上去精神抖擞，显然不是一个愚笨的士兵。让防守的蒙古士兵感到惊讶的是，他速度惊人，进攻准确，在人群中穿梭自如，灵巧地挥舞着手中的剑。转眼间，他靠近了三个蒙古士兵，闪电般地将他们撂倒在甲板上，一记猛刺几乎把其中一个士兵劈开。

铁木耳看到自己的士兵纷纷倒下，再也按捺不住，随即一跃而起，拔出佩剑，向前一站。那人发现铁木耳向他扑来，灵敏地躲避着直挥过来的剑刃，左右晃动，将血迹斑斑的剑刺向铁木耳。此前，铁木耳已经杀死了20多名偷袭者，只见他冷静地朝旁边一闪，试图躲过刺过来的利剑，剑尖从他的胸前嗖地掠过，险些伤及皮肤。铁木耳扬剑指向武士，戳穿了他的胸腔，将心脏一剖为二，武士一动不动，跌跌撞撞地朝铁木耳倒下，眼睛慢慢地闭上，气绝身亡。





蒙古士兵大声喝彩，回声响彻了整个海湾。聚集在一起的其他蒙古士兵意识到偷袭者今晚的袭击已经溃败。

“弟兄们，你们个个都是勇士！”铁木耳夸奖他的士兵。这些士兵大多数是汉人，簇拥在铁木耳身边。“把这些日本人的尸体丢进大海，冲洗干净甲板，今晚我们应感到骄傲，可以睡个好觉了。”人群中又发出一阵喝彩。铁木耳弯腰查看一个身亡的日本武士，拨弄着他紧握手中、沾满鲜血的佩剑。借着船上微弱的油灯光线，铁木耳细心地审视着这件日本人打造的武器，啧啧赞叹其精良的工艺、锋利的刀刃，接着，他把这把佩剑插入腰上的鞘内，满意地点点头。

士兵们将那些尸体胡乱抛进大海。这时，严厉的高丽船长朴用向铁木耳走过来。

“干得不错！”朴用漫不经心地说，“可我还要在船上忍受多少次袭击呢？”

“一旦长江南舰队到达，我们会在陆地进攻中重新获得战机，很快就会击溃敌人，这些突袭也会停止。也许，我们今晚的诱杀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

朴用咕嘟着什么，一脸怀疑的表情：“我的战船和伙计们现在可能已经回到釜山，进攻将会失败。”

“两个舰队到达后，我们的实力应该大大增强，最后的结果毫无悬念，胜利是属于我们的。”铁木耳不耐烦地说。

船长摇摇头，走开了。铁木耳心里暗暗地骂着：靠一艘高丽船、一群高丽士兵、一支汉人步兵在海上打仗，就好像将他的双手在背后捆住一样，让他无计可施。他想，如果现在有一支蒙古骑兵，他就能在一周内征服这个岛国！

可愿望只是愿望，现实却是残酷的。铁木耳真不愿意相信船长的话。

实际上，这次入侵行动从一开始就不乐观。他诅咒那些高丽人将受到上天的惩罚。此前，中国的皇帝，即蒙古帝国的大可汗忽必烈要求日本进贡，但遭到拒绝。这样，派遣军舰征服日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但1274年派遣的入侵舰队实在是力量薄弱，还没在海边建好稳固的滩头阵地，一场猛烈的大风将蒙元舰队吹得七零八落，出征时的舰船被摧毁了。

现在，也就是七年之后，铁木耳可不愿意重蹈覆辙。忽必烈曾提出要组建一支强大的入侵舰队，将高丽东部出发的舰队及蒙元主力部队——长江南舰队联合起来。15万汉人和蒙古士兵将在日本九州南部岛汇合，在此



击败顽抗的日本军队。这次必须加强进攻部队的实力。从高丽起航的东部舰队已经到达，由于建功心切，他们试图在博多湾北部登陆，但很快被挡住了。面对士气高昂的日本人的抵抗，他们只好撤军，等待主力舰队的到来。

日本守军更加自信了，他们奋力抵抗蒙古舰队猛烈的进攻。狡诈的小股偷袭日军常常乘小船在晚上溜入锚地，袭击停泊在那里的蒙古船只。日本武士发起一轮又一轮袭击，留下了一些被斩首的尸体。他们把亡命的蒙古士兵尸体拿回去当战利品，真令人恶心。遭到几轮零零散散的袭击后，蒙古舰队开始把舰船集结在一起，加强防范。铁木耳将他的船孤零零地停在海湾边，这个诱杀计划已如意料开始生效了——他们将登船的日本武士全部消灭。

尽管深夜的袭击几乎没有使蒙古人遭受实质上的损失，但是士气日渐消沉的蒙元军队更加泄气了。离开釜山近三个月后，士兵们仍然驻扎在拥挤不堪的高丽船只上。供给不足，船只在不停地腐蚀，又突然爆发痢疾。但是，铁木耳心想，一旦长江南舰队到达，情况就会大大好转。一旦他们登陆，这支久经沙场、训练有素的军队就可轻松击败组织松散的日本武士，但条件是他们必须赶来。

翌日一早，阳光明媚，天气晴朗，一股股微风从南部吹来。在木船船尾，船长朴用正在眺望博多湾狭长的四周。高丽舰队各就各位，煞是显眼。近900艘船在博多湾上依次排开，船形和大小各异。大多数船是帆船，很宽，也很结实，其中一些小的只有20英尺长，其他的比如朴用的船将近有80英尺长。但是，众所周知，高丽东部舰队与将要到达的舰队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下午三点半，瞭望哨拉响了铜钟。很快，振奋人心的叫嚷声、锣鼓的咚咚声响彻了整个港口。远处的海面上，长江南舰队开始出现在天际线上，像一个个黑点慢慢地向日本海岸驶来。几个小时后，这些黑点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直到整个海面上似乎全是黑色木制舰船，还有血红的帆篷。3000多艘满载10万名增援士兵的庞大舰队从高丽海峡驶过来，只有700年后的诺曼底登陆舰队才可与这支舰队相媲美。

战舰红色的丝绸船帆在海面上迎风飘舞，宛如一股红色的暴风。整个晚上，加上第二天凌晨，一队队中国帆船靠近海岸，在博多湾及其周围聚集。此时，蒙元指挥官正在策划一场登陆袭击战。旗舰上的信号旗高高升起，蒙古及汉人将军正筹划着一轮新的进攻。



日本人躲在石头海堤后，看着这支强大的舰队，心里非常恐惧。在不太可能获胜的情况下，日本人似乎只有破釜沉舟了。其他的日本人表现出一脸的绝望，战战兢兢地祈祷上天能伸手帮他们一把。即便是最勇敢的日本武士也已经意识到，几乎不可能躲过这次劫难了。

此时，另一支舰队正从南部 1000 里以外的方向驶来，似乎比忽必烈的舰队更为强大。大风、海浪、雨水混成一团，聚集成一股邪恶的力量。狂风凶猛，在靠近菲律宾的西太平洋温暖的海面上呼呼地吹着。一声巨大的雷暴眶眶地炸开了，使暖气流聚合在一起，让背负极大压力的先头部队感到焦虑不安。热气流在海面上汇成一团，飏飏的旋风也渐渐地变成了暴风，不仅势头持续不减，而且越来越强烈，威力十分强大。海面上，暴风怒吼着，越刮越高，风速越来越快，直到超过每小时 160 里。这股“超级台风”——他们是这么称呼的，一直向北伸延，然后，似乎有点好奇地转向东北部，朝日本和蒙元舰队集结的南部岛屿利去。

集结的进攻部队离九州越来越远，他们只想着取胜，似乎未注意即将来临的暴风。联合舰队汇合在一起，准备一同发起进攻。

“长官命令我们加入南部部署的军队，”分舰队交换旗语信号后，船长朴用向铁木耳报告说，“先头地面部队已经登陆，占领了港口。我们将跟随长江舰队的这个分队驶出博多湾，准备登陆增援。”

“如果我的部下登上干爽的陆地，那真是一种解脱啊。”铁木耳回答道。像所有的蒙古人一样，铁木耳擅长陆地作战，习惯于在马背上搏杀。对于蒙古人来说，从海上进攻相对来说是一种新的体验，只是在最近几年蒙古皇帝才将它作为一种征服高丽和中国南部的进攻方式。

“这次你有机会登陆速战速决了。”朴用回答道，一边注视着士兵收上石锚。

舰队主力驶出博多湾后，沿着海岸向南进发。朴用看到海平面上空渐渐变黑，心里不安起来。一朵浮云好像越变越大，一会儿便笼罩住整个天空。这时，海面黑沉沉的，风和海水开始沸腾，雨点重重地拍打在船上。很多高丽船长都知道，那是暴风来临的先兆。他们重新将船停在离海岸较远的地方，而在开放的水域条件下无作战经验的汉人士兵则将船靠近登陆点，这是一种愚蠢的做法。

铁木耳在闹哄哄的船舱内无法入睡，随即爬上甲板。他发现，由于船的摇晃，8 个蒙古士兵正闹晕船，紧靠在栏杆上。数十束微弱的光线倾泻在海面上，划破了黑漆漆的夜晚。借着蜡烛灯笼，可以看见舰队的其他船只。





## 可汗的宝藏

可汗的宝藏

许多船只仍然绑在一起。有些烛光若起若伏，仿佛随着翻滚的波浪在摇摆，铁木耳静静地注视着一切。

风号叫着。

“我不能让部队靠岸登陆，”朴用对铁木耳大声说道，“暴风在不断增强，我们必须远离海岸，避免触礁。”

铁木耳并没有明确反对，只是点了点头。尽管他很想和部下离开黑暗笼罩的战舰，但他知道，如果这样做，就是怯懦胆小的表现。

朴用没有错。如同预料之中的残酷，他们除了应对暴风外别无选择。

朴用命令手下升起前桅上的四角纵帆，将船头向西边移动。坚固的战船在汹涌的波涛中徐徐离开海岸。

在朴用的木船周围，舰队的其他船只乱成一团。几艘汉人驾驶的战船正在大漩涡中竭尽全力挣扎，企图靠岸——尽管多数士兵离抛锚处还有一些距离。东部舰队的船只向四周散开，跟在朴用的船后，在海岸边重新调整船的位置。没几个人相信，台风会将他们的舰队毁坏，重演1274年的悲剧。但是，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很快就被证明是错误的。

超级台风聚集力量，越刮越近，带来一阵强有力的暴雨。黎明刚过，天空便黑沉沉的，暴风雨使出全身解数，狂吹乱卷。急骤的豪雨在海面上横吹过来，雨幕狂乱地撕扯着摇摇晃晃的帆布。海上的波浪雷霆般冲击着海岸，数里之外都可听见。凛冽的大风以超过4级的速度呼呼地刮着。最后，超级台风涌进了九州。

海岸上，日本守军正躲在十尺高的防风墙后。暴风雨狠狠地抽击着海岸、村庄、防御工事，数百处地方已经被淹没。大风的破坏力很强，将古树连根拔起，吹得断枝碎叶四处乱飞，像流弹一样。大雨持续不止，每过一个小时，降雨量增加一尺；山谷洪水四溢，河水暴涨，溢出了水坝。肆虐的洪水和泥石流已经使不计其数的人丧命，霎时间，整个小镇和村庄都被淹埋了。

可是，与海上蒙古舰队的遭遇相比，岸边的浪头似乎逊色多了。力大无比的狂风、降雨，还有巨大的波浪在暴风中被卷起几丈高。排山倒海的暴风雨团团围住舰队，打翻了许多船只，其他的船则被撕成碎片；停泊在岸边的船只很快就被吹到布满暗礁的浅滩上，然后支离破碎；捆扎在一起的木材和船梁在波浪冲击下断裂开来，很多船在汹涌的波涛中散架了。博多湾内，仍然系在一起的船只被无情地击碎了。只要一艘船沉没，它就会



将其他的船拖入海底，就如一串多米诺骨牌。战船在迅速下沉，船上的水手和士兵死伤无数。从水面逃生的那些士兵很快淹死了，因为没几个人会游泳。

高丽木船上，铁木耳和士兵在船上被摇得东倒西歪，像洗衣机中的塞子一样。朴用老练地驾驶着战船迎风而上，船头破浪前进。这艘木船经受了好几次剧烈的摇晃，铁木耳以为要翻船了。但是，朴用笔直地站在那里操纵船舵，调整船的位置，脸上露出坚定的微笑，就像他在战场上表现的那样，一直镇定自若。这时，一个巨大的足有40尺高的大浪突然扑过来，这位俏皮船长的脸立即变得惨白。

巨大的海浪怒吼着，拍击在他们身上。波浪像雪崩一样涌上战船，将船淹没在海水和泡沫中。几秒钟后，这艘高丽船完全消失在狂怒的海水里。甲板下的人感到他们正在下沉，奇怪的是，风的号叫声停止了，周围变得一片漆黑。一般情况下，这艘木船可能在大浪的冲击下被撕成碎片，但它小而坚固，尚未散架。翻滚的波浪慢慢消停，战船像一个怪异的幽灵一样从深处浮上来，在狂乱的海面上重新浮住了。

船下沉时，铁木耳在甲板上被冲得东倒西歪。海水冲上船的那刻，他差点没能抓住梯子。战船重见天日后，铁木耳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看到桅杆已经从船上吹走，他顿时火冒三丈。身后，凌厉的尖叫声从船尾处的水面上传来。他环视了一下甲板周围，发现朴用和五个高丽水手，还有他自己的小部分士兵已经从船上消失了，心里很是害怕。阵阵惊慌失措的叫喊声从空中传来，瞬间即被号叫的大风淹没。铁木耳看见船长和他的士兵在不远的水中挣扎着，可是，他只能无助地看着。眨眼间，一个巨大的波浪把他们抛出了铁木耳的视野。

没有桅杆，没有水手，此时的战船完全只能听任暴风雨的摆布，在海上左右摇摆，起起伏伏，翻涌的海浪狠狠地拍击着战船，它随时都可能沉没。但是，这艘简陋而坚固的高丽船还是漂浮在海面上，而周围的其他船只已经纷纷沉入大海深处。

经过几个钟头的剧烈冲击，大风慢慢地平息了，倾盆大雨也停止了。稍后，太阳出来了，天空放晴了。铁木耳心想，暴风雨已经停止。但是，这只是台风初次降临，暂停一会儿后，可能会卷土重来。铁木耳在甲板下发现两个高丽水手还在船上，便命令他们协助驾驶战船。又起风了，大雨再次光顾。铁木耳和水手们轮流掌舵，与大浪作殊死的搏斗。

战船再次偏离了航道，甚至迷失了方向，水手们表现勇敢，竭尽全力



地驾船继续前行。他们并不知道，此时帆篷正被从北面刮来的逆风吹送。大风将他们迅速地从开放水域推向南部。台风冲击九州时，势头有所减弱，它的破坏力比刚才要小些。可是，时速超过90里的阵风仍然重重地拍打着战船，使战船在海上剧烈地摇摆。由于急骤的大雨遮挡了视线，铁木耳几乎不能看清前方。好几次，战船差不多靠岸了，离岛岸、礁石、沙滩只有咫尺之遥。只是它们在暴风雨中若隐若现，船上的人很难看清。不可思议的是，虽然战船还飘荡，但船上的人绝未意识到他们离死神多么近了。

台风没日没夜地怒吼，几天后，势头慢慢减弱了；暴风雨也渐渐消停。高丽木船被冲撞得凌乱不堪，已经有海水渗透进来，但是它仍然快速地在海面上向前航行。尽管没有船长，没有水手，战船也东倒西歪，乱成一团，但是，铁木耳等人 and 战船已经躲过了暴风雨的追杀。海面开始恢复平静，好运悄悄地降临了。

可是，其他的蒙元军队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他们被残酷的台风无情地摧垮。整个长江舰队几乎丧失殆尽，不是吹到岸边的岩石上被撞成碎片，就是被邪恶的大海吞噬得无影无踪。巨大的中国帆船、高丽战舰及带桨的驳船、破碎的木材乱糟糟地混杂在一起，壅塞在海岸边。海水里面，落水士兵已经奄奄一息，他们的求救声与大风的呼呼声交织在一起，在海面上久久地回响。很多身着笨重皮革盔甲的士兵，刚被抛进波浪中便立即沉入海底；其余的强忍着剧痛，惊慌失措地向上挣扎，被汹涌的波涛不停地撞击着；少数幸运的士兵爬上岸后，很快就被岸边巡逻的日本武士捅成了马蜂窝。暴风雨停止后，无数尸体散落在海滩上，像一堆一堆的木材。半沉的战船沿九州海岸排成一条线。可以说，横陈的尸体能让人横跨伊湾里海湾，并可做到滴水不沾。

舰队上的残兵败将狼狈不堪地回到高丽和中国。真不可想象，大自然的力量再次破坏了蒙古人的征服计划，它让忽必烈遭受了粉碎性的打击。这次灾难是成吉思汗称帝以来蒙古人遭受的最惨烈的失败。世人从此明白，这个超级帝国的军队远非不可战胜。

对于日本人来说，残酷无情的台风突袭完全是个奇迹。尽管九州遭到了破坏，但是国家却幸免于难，还击败了侵略者。他们认为，那可是敬拜了十一个小时的神教太阳神带来的福音，是神的力量让他们取得了胜利。这一点确切地表明，日本得到了上天的保佑，能抵御外国人的入侵。日本人迷信的所谓“神风”以后存在了几个世纪，他们的这种信念非常坚定。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采用了自杀式飞行。





铁木耳和幸存的水手被困在高丽战船上，面对舰队遭受的毁灭性损失一筹莫展。他们只希望进攻部队在暴风雨过后能重振旗鼓，继续进攻。

“我们必须与部队重新会合，”铁木耳向手下说，“可汗希望我们取胜，我们必须完成这个任务。”

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恶劣的天气持续了三天三夜，没有桅杆和船帆的战船到处摇晃，没人知道现在处在什么位置。天气放晴了，可是他们看不见其他的船只。让铁木耳更加恼火的是，船上没有一个人能在大海上掌舵导航。暴风雨中幸存下来的两个高丽水手，一个是厨师，一个是年老体衰的修船木匠，都不能领航。

“日本陆地肯定在我们的东面，”铁木耳与高丽木匠商量着，“赶制新的桅杆，准备新帆布，我们可利用太阳和星星引导战船东行，驶向陆地，找到我们的舰队。”

老木匠不赞成，他认为战船不能航行了。“船已经破破烂烂，还在漏水。我们必须向西北方向行驶，开往高丽，先要保住我们自己。”

铁木耳不予理会。很快，他就叫人匆匆忙忙地做了一个临时桅杆，将只能凑合用的船帆升了起来。铁木耳很冒失地做了这个决定，让蒙古士兵充当水手，驾驶破烂的战船朝东方的洋面驶去。他们非常渴望再次靠岸，重新开战。

两天过后，铁木耳和部下能看见的只是一片蔚蓝的汪洋大海，而日本陆地一直没有出现。此时，暴风雨从西南方向再次袭来，他们不得不放弃改变航线的想法。尽管这次风暴不如上次那样强烈，到处肆虐，只是移动的速度较慢而已。五天中，战船与大风大雨进行着顽强的搏斗，它在海面上被吹得四处乱窜。备受煎熬的战船似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临时制作的桅杆和船帆再次被大风掠去，另外，渗进的海水把那个木匠忙得团团转。更让人沮丧的是，船舵从船上飞离出去，还顺风带走了铁木耳的两个士兵，他们紧紧地抓住船舵，希望保住性命。

这时，战船似乎再也经不起任何风吹雨打了，还好，暴风雨也悄然离去。虽然天气好转，可是船上的士兵变得比往常更焦虑不安。一周过后，他们还没有看见陆地，船上的食物开始减少。士兵们公开请求铁木耳向中国回航。但是，风大雨大，又没有船舵，他们的这个想法无法实现。孤零零的战船在大洋上飘荡，没有方向，没有航行工具，几乎没有什么方法可





## 可汗的宝藏

可汗的宝藏

以让它找到航线。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铁木耳心急如焚，不知所措。船上的供给已经消耗殆尽，虚弱无力的士兵只能抓鱼糊口，饮用雨水。灰暗阴沉的暴雨渐渐消散，天气晴了，太阳出来了，风慢慢地变弱了，气温升高了。战船载着士兵似乎停滞不前，在微风中漫无目的地漂浮在平静的海面上。很快，死亡的阴影开始笼罩着战船。每天太阳升起时，他们都会发现新的尸体——饥肠辘辘的士兵在夜间死去。铁木耳环视了一下憔悴不堪的士兵，感到十分羞愧。他们不是捐躯沙场，而是在远离家园的海上活活饿死！

中午，铁木耳身旁的士兵正在日光下打着瞌睡。突然，从战船舱门那边传来叫嚷声。

有人大喊：“是只鸟儿，杀了它！”

铁木耳踮起脚来，看见三个士兵正在围追一只黑嘴大海鸥。海鸥惊慌失措地蹦跳着，十分警觉地看着这几个饿得发慌的人。其中一个士兵，手臂晒得黝黑黝黑的，粗糙不堪。他抓起一根木棒，狠狠地向那只海鸥扔过去，想把它打晕，甚至打死。那只海鸥敏捷地往旁边一跳，躲过了飞过来的木棍，发出一声愤怒的号叫，拍拍翅膀，慢悠悠地向上飞去。那几个灰心丧气的士兵嘴里骂骂咧咧的。铁木耳静静地注视着海鸥，看着那只大鸟朝南方飞去，直到消失在海面上。铁木耳眺望着远处天水交融的蓝色海面，突然皱了皱眉头。他用力地眨眨眼，再次看过去。当他看见地平线上冒出一团绿色小块时，心跳稍稍快了些。接着，他闻到了什么——空气中有股异味。他已经习惯了潮湿的、盐味很重的空气。但此时有不一样的香味飘来。一股甜甜的、略带花香的气味吹进他的鼻孔。铁木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清清嗓子，对甲板上的士兵咕哝着。

“我们前面就是陆地了，”他粗着嗓子说，指着海鸥飞过的地方，“叫所有能帮上忙的人都来协助我们朝那里航行。”

士兵已经筋疲力尽，面容憔悴。他们听到这句话，都跌跌撞撞地站起来，张大眼睛，向远处地平线上的绿点望去。他们开始动脑筋，各就各位。他们将一根巨大的支撑甲板的梁柱锯断，并把它推向船尾，用绳索固定好，权且当作船舵。三个士兵准备转动梁柱航行，其余的士兵开始划水。这些人不顾一切了，姑且将扫把、木板，甚至马刀也作为船桨，齐心协力地划着这艘已经千疮百孔的战船向陆地驶去。

慢慢地，远处的小点变得越来越大了，微微发亮的翠绿色海岛进入了视野，那儿还有宽阔的、高耸的山峰。靠近海岸时，汹涌的波浪正猛烈地



冲撞布满岩石的海岸，形成很高的水花，四处飞溅。就在这令人心慌意乱的时候，战船陷入了一股横向海流中，被冲到一个小海湾中，周围遍布着凹凸不平的大石头。

“前面有礁石！”船上的老木匠大声惊呼，眼睛盯着船头前面突兀的岩石。

——“所有人都到船的左边去！”铁木耳见士兵们弯腰躲避黑色的岩石，朝他们大声吼道。几十个在右舷的士兵开始奔跑着向左舷移动，接着用他们临时制作的船桨疯狂地划水。最后袭来的波浪使船头偏离了岩石。船体撞在水中的一排大礁石上，他们吓得不敢出大气。直到战船停止摇晃，他们确信，战船还没有散架。

“这儿没地方靠岸，”木匠大声叫着，“我们必须退到海上去。”陡峭的悬崖高高地耸立在海岸上，都是带有孔洞的黑灰色石壁，犬牙交错，许多黑色小洞穴是被海浪冲刷形成的。礁石离船首的吃水线非常近了，铁木耳静静地凝视着。

“调转船头，伙计们，划船，快点！”筋疲力尽的士兵们吃力地划着水，将船驶离了礁石，重新回到海面上。他们靠近陆地航行，高耸的海岸线慢慢地变得平缓了。最后，木匠向等候指令的水手吆喝道：

“我们可以在这里登陆。”他一边说，一边指着伸入海岸线的一个月牙状的小海湾。

铁木耳点头许可。士兵们朝海岸驶去，他们使出浑身最后的力气，划船进入了小海湾，疲惫的士兵将船靠近沙滩，松松垮垮的战船在离海岸仅有几尺的地方停住了。

这时，浑身无力的士兵们几乎连下船的力气都没有了。铁木耳提起佩剑，带了5个士兵，步履蹒跚地上了岸，寻找食物和淡水。他们追随流水的声音往前探寻，砍倒一丛高蔽后，他们发现了一个淡水礁湖。从岩脊上倾泻而下的瀑布把礁湖灌满了淡水。铁木耳和部下一阵欢呼，纵身跳入湖中，痛快地狂饮着清凉的甘泉。

好景不长。突然，声声巨响传来——那是高丽船上信号鼓的隆隆声，是备战的求援声！铁木耳一跃而起，立即朝手下大喊：“马上回到船上，快！”

他等不及士兵集合，便往战船的方向狂奔过去。由于喝饱了水，浑身充满力气。此时，他已经感觉不到双腿的疼痛和疲劳。他飞快地穿过丛林，